

星期文库

“古代文人的书房”系列之四

小室仅可容一几

李昱坤

古人在早期的星宿图里,是将天上星宿与地上空间相互对应的。每年十一月,北方七宿出现于南方的天空中,第七宿叫壁宿,对应着地上的书库。将人间的物和事投射到星空中去总结一套布局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实例。

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书房不仅是一个读书的空间,若是在大雪纷飞之夜,于书房里烧上一壶香茶、读着一本好书,可短暂地逃离现实,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因人而异,采取隐逸的文人,其书房或隐于山林水滨,或以木质镂空花门窗、屏风、竹帘等营造静谧氛围,足可体现所秉持的“大隐于市”的生活哲学。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点明了关键:“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真正的书房,并非外在的形制,而是内心的境界。

南宋开禧年间,年过八旬的陆游,在老家山阴新建了一间小书房“老学庵”。这是源于现实残酷,无法一展胸中抱负的产物。而这位始终“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诗人,却以这一书房号,既很好地表达了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精神,也透露出了他隐逸的无奈。

书房名寓意取自春秋时期乐师师旷“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之语,陆游在自注中引作“老而学如秉烛夜行”。老年学习,虽像拿着蜡烛走夜路,光亮有限,但总比摸黑要强。

陆游在《新开小室》诗中说:“并檐开小室,仅可容一几。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可以看出,陆游相当满意这间“仅可容一几”的小书房。意犹未尽,他在《即事》中也写道:“日上小窗东,禽鸣高树中。乐哉容膝地,著此曲肱翁。”后来又作《小室》,以“窗几穷幽致,图书发古香”的诗句,称颂了读书环境的雅致。在陆游的心中,这间书房虽小,但有了诗书相伴,便是一个大天地。虽人到晚年,也应坚持读书和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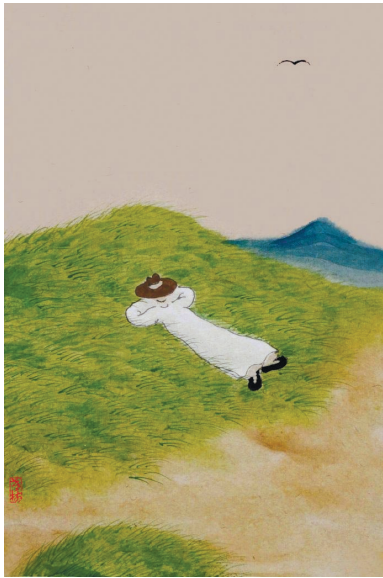
我眼前随之浮现出了这样的场景。日光和暖而明亮,陆游手持书卷,端坐几案,鸟鸣声中,尽享读书之畅,人间至乐。陆游这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美睡宜人胜按摩,江南十月气犹和。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书室明暖”是陆游对书房功能最朴实的期许。宋代书房讲究冬暖夏凉,为此衍生出一系列精巧设计,“重帘”就是厚重的毛毡或锦缎,既保温又可调节光线。

而此时,距离南宋覆灭也只剩70余年了。这位执着的主战派诗人,依然“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虽早已明白理想难以实现,但并未将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小小的书房之中。

凄寒露零”的凄,而是“洁”——寒露把秋天的天空洗得干干净净。这是一种高士之风,一种超越悲秋的清澈目光。当别人在寒露中看见的都是凋零与哀愁,张九龄看见的却是洁净与开阔,于是,寒露不再是需要抵御的凄凉,而是可以欣赏的风景。

寒露节气提醒人们,寒冷的确来了,但寒冷从来不是寒露的全部。在“寒露惊秋晚”的惊惶里,有“朝看菊渐黄”的明亮;在“千家风扫叶”的萧瑟里,有“万里雁随阳”的壮阔;在“化蛤悲群鸟”的哀伤里,有“因知松柏志”的坚韧。寒露是一道门槛,跨过去,便是更深的秋、更冷的冬。但那些古诗词里藏着的暖意,会在每一个寒露的清晨,穿过发黄的纸张,落在当下人们肩上。那暖意里有松柏的苍翠,有菊花的金黄,有南飞的雁阵,更有漫山遍野如火般燃烧的枫叶,还有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天冷了,记得添衣。”



●老树画画
秋意
老树

周末又到远郊,青草坡上一躺。微风已有秋意,什么也不愿想。

露从今夜寒 秋向此时深

——古诗词中的寒露

刘金祥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从白露到寒露,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露水却从“露凝而白”的清涼,变成了“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的冰冷。一字之差,夏与秋的分野便赫然明确下来。假如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便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

元代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寒露诠释得非常清楚:“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时令一俟进入寒露,寒气渐生,露水由凉转寒;古代农谚俗语中的“寒露百草枯”,更是道尽了寒露时节草木枯萎凋零的宿命。寒露是一个万物由荣转枯的时间节点,天地间的肃杀之气,自寒露开始便一日浓似一日。寒露的“寒”,落在不同人的身上,便有不同的感受。唐代白居易的五言律诗《池上》,对寒露摹写得最为细腻和透彻:“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境,仍值酒初醒。”首联两个叠词——“袅袅”写风的吹拂之态,“凄凄”写露的寒凉之意,二者喻示着秋色渐浓、秋意渐深。颌联状绘兰草虽然衰败,兰花却依然雪白,荷花虽然凋零,荷叶却依然青翠,这是一种近乎倔强的美。颈联“独”与“双”的鲜明对比,将诗人的孤独落寞推到极致。全诗没有一句直接说“冷”,但每一个意象都是冷的——凉风、寒露、衰兰、破荷、孤鹤、水萤。读者读完整首诗,十个指尖也变冷了。

寒露时节气温逐渐下降,露水将近凝结成霜,所以,寒露既是自然的节气,也是人生的隐喻。唐代杜甫所写《秋兴八首》组诗中的开篇之作,将寒露的寒意推向深远的精神层面:“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玉露”即秋露,因其洁白如玉而得名,“凋伤”二字写尽了草木在秋风中凋谢零落,这两句

诗意味着枫树林木在寒露时节凋零落败,巫山巫峡的气象于寒露来临时显得更加萧瑟阴森,特别是“玉露”一词凝结的是一个流亡者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忧郁与惆怅。寒露时节,万物大都在走向终点——人与人之间的聚散,便格外令人心碎。中唐诗人韩翃所写的《鲁中送鲁使君归郑州》,开篇便是离别的场景:“城中金络骑,出饯沈东阳。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将寒露时节的萧瑟秋景与离别的感伤融为一体。寒露是白的,秋草是黄的——将两种冷色调并置,让离别的愁绪有了颜色。北宋诗人王安石在《八月十九日试院梦冲卿》中,则将寒露与思念结合得更为婉转:“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单。”这首诗是王安石在科举考场为思念好友吴充所作,“寒露入暮愁衣单”,表面上愁的是衣服单薄,实际上愁的是无人问暖,寒露让思念有了可感的形状,它不再是抽象的“想念”而是具体的牵挂。

寒露节气尽管以“寒”为名,但并非只有冷意,更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美景与人文温情。唐代王昌龄所作《斋心》一诗,展现的就是寒露的另一种面貌:“女萝覆石壁,溪水幽濛濛。紫葛蔓黄花,娟娟寒露中。”这首诗是诗人在山中修炼时所写。女萝覆盖了石壁,溪水幽幽流动;紫葛缠绕着黄花,在寒露中显得清丽柔美。诗人通过描写山林景物来表现内心的宁静与空灵,寄予着超脱尘俗的心念和志趣。寒露不仅是气温的下降与变化,更是大自然色彩最浓烈、人情最温暖的时节之一。在清冽的露水中,深藏着秋的深邃与生命的韧性。唐代开元名相、诗人张九龄在《晨坐斋中偶而成咏》一诗中,写下一句让寒露变得深邃高远的诗:“寒露洁秋空,遥山纷在瞩。”不是“寒露惊秋晚”的惊,不是“凄

秋天的雨,是用来听的。雨不大,滴答滴答的。没有风的骚扰,雨就有了些许的自由。一滴滴滴落在楼下的储藏室顶上,编织成细碎的雨声。这雨下得随心所欲,不紧不慢,正如我六十岁的人生。

正是午时,我却没了睡意,从卧室起身到了客厅里,站在窗前,听这雨声。

我是喜欢雨天的。在乡下的那些日子,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乡邻,那些干农活儿的人们,只有在雨天里,才得以停下手中的劳作,歇一歇因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疲惫的身躯。或杀上两盘象棋,或小酌几杯小酒,或昏睡一次懒觉,让庄稼人的生活沉醉在雨声里。

与庄稼打交道,很劳累,也有惬意。这劳累和惬意,只有庄稼人能体会得入木三分。

我会在雨天里静静地读书。读书让我站在村庄之上,与世界对话,与未来对话。

雨中的天空,没有阳光下的明亮,

也没有夜空里的漆黑,光线恰到好处地照在万物上,柔柔的,软软的,像裹了层棉絮一般。

一滴雨,连着另一滴雨,从天而降,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来到人间。这些晶莹的雨滴,有的滴在屋顶的红瓦上,缓缓地流过屋檐,瀑布般跌落下去。有的滴在门前的凉棚上,顺着站立

的木桩慢条斯理地往下流。有的滴

在小小伙房的烟囱上,流成屋檐下不断线的珠子。有的直接落在宽敞的天井里,溅起不少的水花。这些从天而降的雨水,汇集在小小的院子里,沿着低洼处流向大门口,去水沟里寻找自己的伙伴。

时常回想起这样的雨天。雨天里,父亲蹲在堂屋里维修农具,母亲盘腿在炕上做针线活儿,弟弟妹妹们满

听雨

鲁北

屋子打打闹闹,朗朗笑声传到大街上、小巷里。房檐上的燕子,也被感染,把还不会飞的雏燕,逗得叽叽喳喳。这景象,多么像一首诗,也像一幅画。这才短短几十年的工夫,我们都长大了,父母也都老了。那时的情景,只在梦里萦绕了。

我凝视着窗外,忽然有只小鸟飞过来,落在不远处的白蜡树上。接着,又一只小鸟飞了过来,也落在那棵白蜡树上。它们叽叽喳喳的,像在说话。我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它们一定很幸福。

雨一直在下着、下着,不紧不慢,不急不躁。

滴答滴答的雨声,很悦耳。

万物在雨中,恣意生长,多好啊!

我折回到卧室,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窗外的雨声。

我想乘着这绵绵的秋雨,回到青年,回到少年,回到童年。

我知道,我是回不去的。

但我仍然怀揣着这样的梦想。